三國志/卷5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吴書・朱治朱然吕范朱桓传 ◄

三國志
吴書・虞陆张骆陆吾朱传

► 吴書・陆逊传

虞翻 陆绩 张温 骆统 陆瑁 吾粲 朱据

虞翻

虞翻字仲翔，會稽餘姚人也。〈《吴书》曰：翻少好学，有高气。年十二，客有候其兄者，不过翻，翻追与书曰：“仆闻虎魄不取腐芥，磁石不受曲针，过而不存，不亦宜乎！”客得书奇之，由是见称。〉太守王朗命為功曹。孫策征會稽，翻時遭父喪，衰絰詣府門，朗欲就之，翻乃脫衰入見，勸朗避策。朗不能用。拒戰敗績，亡走浮海。翻追隨營護，到東部候官，候官長閉城不受，翻往說之，然後見納。〈《吴书》曰：翻始欲送朗到广陵，朗惑王方平记，言“疾来邀我，南岳相求”，故遂南行。既至候官，又欲投交州，翻谏朗曰：“此妄书耳，交州无南岳，安所投乎？”乃止。〉朗謂翻曰："卿有老母，可以還矣。"〈《翻别传》曰：朗使翻见豫章太守华歆，图起义兵。翻未至豫章，闻孙策向会稽，翻乃还。会遭父丧，以臣使有节，不敢过家，星行追朗至候官。朗遣翻还，然后奔丧。而传云孙策之来，翻衰绖诣府门，劝朗避策，则为大异。〉翻既歸，策覆命為功曹，待以交友之禮。身詣翻第。〈《江表传》曰：策书谓翻曰：“今日之事，当与卿共之，勿谓孙策作郡吏相待也。”〉

策好馳騁遊獵，翻諫曰："明府用烏集之眾，驅散附之士，皆得其死力，雖漢高帝不及也。至於輕出微行，從官不暇嚴，吏卒常苦之。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，故曰龍魚服，困於豫且，白蛇自放，劉季害之，願少留意。"策曰："君言是也，然時有所思，端坐悒

悒，有裨諶草創之計，是以行耳。"〈《吴书》曰：策讨山越，斩其渠帅，悉令左右分行逐贼，独骑与翻相得山中。翻问左右安在，策曰：“悉行逐贼。”翻曰：“危事也！”令策下马：“此草深，卒有惊急，马不及絷策，但牵之，执弓矢以步。翻善用矛，请在前行。”得平地，劝策乘马。策曰：“卿无马奈何？”答曰：“翻能步行，日可二百里，自征讨以来，吏卒无及翻者，明府试跃马，翻能疏步随之。”行及大道，得一鼓吏，策取角自鸣之，部曲识声，小大皆出，遂从周旋，平定三郡。《江表传》曰：策讨黄祖，旋军欲过取豫章，特请翻语曰：“华子鱼自有名字，然非吾敌也。加闻其战具甚少，若不开门让城，金鼓一震，不得无所伤害，卿便在前具宣孤意。”翻即奉命辞行，径到郡，请被褠葛巾与（敌）相见，谓歆曰：“君自料名声之在海内，孰与鄙郡故王府君？”歆曰：“不及也。”翻曰：“豫章资粮多少？器仗精否？士民勇果孰与鄙郡？”又曰：“不如也。”翻曰：“讨逆将军智略超世，用兵如神，前走刘扬州，君所亲见，南定鄙郡，亦君所闻也。今欲守孤城，自料资粮，已知不足，不早为计，悔无及也。今大军已次椒丘，仆便还去，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，与君辞矣。”翻既去，歆明旦出城，遣吏迎策。策既定豫章，引军还吴，飨赐将士，计功行赏，谓翻曰：“孤昔再至寿春，见马日磾，及与中州士大夫会，语我东方人多才耳，但恨学问不博，语议之间，有所不及耳。孤意犹谓未耳。卿博学洽闻，故前欲令卿一诣许，交见朝士，以折中国妄语兒。卿不原行，便使子纲；恐子纲不能结兒辈舌也。”翻曰：“翻是明府家宝，而以示人，人倘留之，则去明府良佐，故前不行耳。”策笑曰：“然。”因曰：“孤有征讨事，未得还府，卿复以功曹为吾萧何，守会稽耳。”后三日，便遣翻还郡。　　臣松之以为王、华二公於扰攘之时，抗猛锐之锋，俱非所能。歆之名德，实高於朗，而《江表传》述翻说华，云“海内名声，孰与於王”，此言非也。然王公拒战，华逆请服，实由孙策初起，名微众寡，故王能举兵，岂武胜哉？策后威力转盛，势不可敌，华量力而止，非必用仲翔之说也。若使易地而居，亦华战王服耳。按吴历载翻谓歆曰：“窃闻明府与王府君齐名中州，海内所宗，虽在东垂，常怀瞻仰。”歆答曰：“孤不如王会稽。”翻复问：“不审豫章精兵，何如会稽？”对曰：“大不如也。”翻曰：“明府言不如王会稽，谦光之谭耳；精兵不如会稽，实如尊教。”因述孙策才略殊异，用兵之奇，歆乃答云当去。翻出，歆遣吏迎策。二说有不同，〔此说为胜也〕。〉翻出為富春長。

策薨，諸長吏並欲出赴喪，翻曰："恐鄰縣山民或有奸變，遠委城郭，必致不虞。"因留制服行喪。諸縣皆效之，鹹以安寧。〈《吴书》曰：策薨，权统事。定武中郎将暠，策之从兄也，屯乌程，整帅吏士，欲取会稽。会稽闻之，使民守城以俟嗣主之命，因令人告谕暠。《会稽典录》载翻说暠曰：“讨逆明府，不竟天年。今摄事统众，宜在孝廉，翻已与一郡吏士，婴城固守，必欲出一旦之命，为孝廉除害，惟执事图之。”於是暠退。

臣松之案：此二书所说策亡之时，翻犹为功曹，与本传不同。〉後翻州舉茂才，漢召為侍御使，曹公為司空辟，皆不就。〈《吴书》曰：翻闻曹公辟，曰：“盗跖欲以餘财污良家邪？”遂拒不受。〉

翻與少府孔融書，並示以所著《易注》。融答書曰："聞延陵之理樂，睹吾子之治《易》，乃知東南之美者，非徒會稽之竹箭也。又觀象雲物，察應寒溫，原其禍福，與神合契，可謂探賾窮通者也。"會稽東部都尉張紘又與融書曰："虞仲翔前頗為論者所侵，美寶為質，雕摩益光，不足以損。"

孫權以為騎都尉。翻數犯顏諫爭，權不能悅。又性不協俗，多見謗毀，坐徙丹楊涇縣。呂蒙圖取關羽，稱疾還建業，以翻兼知醫術，請以自隨，亦欲因此令翻得釋也。後蒙舉軍西上，南郡太守麋芳開城出降。蒙未據郡城而作樂沙上。翻渭蒙曰：“今區區一心者麋將軍也，城中之人豈可盡信，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答乎？”蒙即從之。時城中有伏計，賴翻謀不行。關羽既敗，權使翻筮之，得兌下坎上，節，五爻變之臨，翻曰："不出二日，必當斷頭。"果如翻言。權曰："卿不及伏羲，可與東方朔為比矣。"

魏將于禁為羽所獲，繫在城中，權至釋之，請與相見。他日，權乘馬出，引禁並行，翻呵禁曰："爾降虜，何敢與吾君齊馬首乎！"欲抗鞭擊禁，權呵止之。後權於樓船會群臣飲，禁聞樂流涕，翻又曰：“汝欲以偽求免邪？”權帳然不平。〈《吴书》曰：后权与魏和，欲遣禁还归北，翻复谏曰：“禁败数万众，身为降虏，又不能死。北习军政，得禁必不如所规。还之虽无所损，犹为放盗，不如斩以令三军，示为人臣有二心者。”权不听。群臣送禁，翻谓禁曰：“卿勿谓吴无人，吾谋適不用耳。”禁虽为翻所恶，然犹盛叹翻，魏文帝常为翻设虚坐。〉

權既為吳王，歡宴之末。自起行酒，翻伏地陽醉，不持。權去，翻起坐。權於是大怒，手劍欲擊之，侍坐者莫不惶遽。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："大王以三爵之後殺善士，雖翻有罪，天下孰知之?且大王以能容賢畜眾，故海內望風，今一朝棄之，可乎？"權曰："曹孟德尚殺孔文舉，孤於虞翻何有哉！"基曰："孟德輕害士人，天下非之。大王躬行德義，欲與堯、舜比隆，何得自喻於彼乎？"翻由是得免。權因敕左右，自今酒後言殺，皆不得殺。

翻常乘船行，與麋芳相逢，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，先驅曰：“避將軍船！”翻厲聲曰："失忠與信，何以事君？傾人二城，而稱將軍，可乎？"芳闔戶不應而遽避之。後

翻乘車行，又經芳營勞，吏閉門，車不得過。翻復怒曰："當閉反開。當開反閉。豈得事宜邪？"芳聞之，有慚色。翻性疏直，數有酒失。權與張昭論及神仙，翻指昭曰："彼皆死人，而語神仙，世豈有仙人也！"權積怒非一，遂徙翻交州。雖處罪放，而講學不倦，門徒常數百人。〈《翻別传》曰：权即尊号，翻因上书曰：“陛下膺明圣之德，体舜、禹之孝，历运当期，顺天济物。奉承策命，臣独抃舞。罪弃两绝，拜贺无阶，仰瞻宸极，且喜且悲。臣伏自刻省，命轻雀鼠，性輶毫釐，罪恶莫大，不容於诛，昊天罔极，全宥九载，退当念戮，频受生活，复偷视息。臣年耳顺，思咎忧愤，形容枯悴，发白齿落，虽未能死，自悼终没，不见宫阙百官之富，不睹皇舆金轩之饰，仰观巍巍众民之谣，傍听锺鼓侃然之乐，永陨海隅，弃骸绝域，不胜悲慕，逸豫大庆，悦以忘罪。”〉又為《老子》《論語》《國語》訓注，皆傳於世。

〈《翻別传》曰：翻初立《易注》，奏上曰：“臣闻六经之始，莫大阴阳，是以伏羲仰天县象，而建八卦，观变动六爻为六十四，以通神明，以类万物。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，少治《孟氏易》，曾祖父故平舆令成，缵述其业，至臣祖父凤为之最密。臣亡考故日南太守歆，受本於凤，最有旧书，世传其业，至臣五世。前人通讲，多玩章句，虽有秘说，於经疏阔。臣生遇世乱，长於军旅，习经於枹鼓之间，讲论於戎马之上，蒙先师之说，依经立注。又臣郡吏陈桃梦臣与道士相遇，放发被鹿裘，布易六爻，挠其三以饮臣，臣乞尽吞之。道士言易道在天，三爻足矣。岂臣受命，应当知经！所览诸家解不离流俗，义有不当实，辄悉改定，以就其正。孔子曰：‘乾元用九而天下治。’圣人南面，盖取诸离，斯诚天子所宜协阴阳致麟凤之道矣。谨正书副上，惟不罪戾。”翻又奏曰：“经之大者，莫过於易。自汉初以来，海内英才，其读易者，解之率少。至孝灵之际，颍川荀谞号为知易，臣得其注，有愈俗儒，至所说西南得朋，东北丧朋，颠倒反逆，了不可知。孔子叹《易》曰：‘知变化之道者，其知神之所为乎！’以美大衍四象之作，而上为章首，尤可怪笑。又南郡太守马融，名有俊才，其所解释，复不及谞。孔子曰‘可与共学，未可与適道’，岂不其然！若乃北海郑玄，南阳宋忠，虽各立注，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门，难以示世。”又奏郑玄解《尚书》违失事目：“臣闻周公制礼以辨上下，孔子曰‘有君臣然后有上下，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’，是故尊君卑臣，礼之大司也。伏见故徵士北海郑玄所注《尚书》，以顾命康王执瑁，古‘月’似‘同’，从误作‘同’，既不觉定，复训为杯，谓之酒杯；成王疾困凭几，洮颓为濯，以为澣衣成事，‘洮’字虚更作‘濯’，以从其非；又古大篆‘卯’字读当为‘柳’，古‘柳’‘卯’同字，而以为昧；‘分北三苗’，‘北’古‘别’字，又训北，言北犹别也。若此之类，诚可怪也。玉人职曰天子执瑁以朝诸侯，谓之酒杯；天子颓面，谓之澣衣；古篆‘卯’字，反以为昧。甚违不知盖阙之义。於此数事，误莫大焉，宜命学官定此三事。又马融训注

亦以为同者大同天下，今经益‘金’就作‘铜’字，诂训言天子副玺，虽皆不得，犹愈於玄。然此不定，臣没之后，而奋乎百世，虽世有知者，怀谦莫或奏正。又玄所注《五经》，违义尤甚者百六十七事，不可不正。行乎学校，传乎将来，臣窃耻之。”翻放弃南方，云“自恨疏节，骨体不媚，犯上获罪，当长没海隅，生无可与语，死以青蝇为吊客，使天下一人知己者，足以不恨。”以典籍自慰，依易设象，以占吉凶。又以宋氏解《玄》颇有缪错，更为立法，并著明杨、释宋以理其滞。　臣松之案：翻云“古大篆‘丣’字读当言‘柳’，古‘柳’‘丣’同字”，窃谓翻言为然。故“刘”“留”“聊”“柳”同用此字，以从声故也，与日辰“卯”字字同音异。然汉书王莽传论卯金刀，故以为日辰之“卯”，今未能详正。然世多乱之，故翻所说云。荀谞，荀爽之别名。〉

初，山陰丁覽，太末徐陵，或在縣吏之中，或眾所未識，翻一見之，便與友善，終鹹顯名。〈《会稽典录》曰：◎览字孝连，八岁而孤，家又单微，清身立行，用意不苟，推财从弟，以义让称。仕郡至功曹，守始平长。为人精微絜净，门无杂宾。孙权深贵待之，未及擢用，会病卒，甚见痛惜，殊其门户。览子固，字子贱，本名密，避滕密，改作固。固在襁褓中，阚泽见而异之，曰：“此兒后必致公辅。”固少丧父，独与母居，家贫守约，色养致敬，族弟孤弱，与同寒温。翻与固同僚书曰：“丁子贱塞渊好德，堂构克举，野无遗薪，斯之为懿，其美优矣。令德之后，惟此君嘉耳。”历显位，孙休时固为左御史大夫，孙皓即位，迁司徒。皓悖虐，固与陆凯、孟宗同心忧国，年七十六卒。子弥，字钦远，仕晋，至梁州刺史。孙潭，光禄大夫。◎徐陵字元大，历三县长，所在著称，迁零陵太守。时朝廷俟以列卿之位，故翻书曰：“元大受上卿之遇，叔向在晋，未若於今。”其见重如此。陵卒，僮客土田或见侵夺，骆统为陵家讼之，求与丁览、卜清等为比，权许焉。陵子平，字伯先，童龀知名，翻甚爱之，屡称叹焉。诸葛恪为丹杨太守，讨山越，以平威重思虑，可与效力，请平为丞，稍迁武昌左部督，倾心接物，士卒皆为尽力。初，平为恪从事，意甚薄，及恪辅政，待平益疏。恪被害，子建亡走，为平部曲所得，平使遣去，别为佗军所获。平两妇归宗，敬奉情过乎厚。其行义敦笃，皆此类也。〉在南十餘年，年七十卒。〈《吴书》曰：翻虽在徙弃，心不忘国，常忧五谿宜讨，以辽东海绝，听人使来属，尚不足取，今去人财以求马，既非国利，又恐无获。欲谏不敢，作表以示吕岱，岱不报，为爰憎所白，复徙苍梧猛陵。《江表传》曰：后权遣将士至辽东，於海中遭风，多所没失，权悔之，乃令曰：“昔赵简子称诸君之唯唯，不如周舍之谔谔。虞翻亮直，善於尽言，国之周舍也。前使翻在此，此役不成。”促下问交州，翻若尚存者，给其人船，发遣还都；若以亡者，送丧还本郡，使兒子仕宦。会翻已终。〉歸葬舊墓，妻子得還。

〈《会稽典录》曰：孙亮时，有山阴朱育，少好奇字，凡所特达，依体象类，造作异字千名以上。仕郡门下书佐。太守濮阳兴正旦宴见掾吏，言次，问：“太守昔闻硃颍川问士於郑召公，韩吴郡问士於刘圣博，王景兴问士於虞仲翔，尝见郑、刘二答而未睹仲翔对也。钦闻国贤，思睹盛美有日矣，书佐宁识之乎？”育对曰：“往过习之。昔初平末年，王府君以渊妙之才，超迁临郡，思贤嘉善，乐采名俊，问功曹虞翻曰：‘闻玉出昆山，珠生南海，远方异域，各生珍宝。且曾闻士人叹美贵邦，旧多英俊，徒以远於京畿，含香未越耳。功曹雅好博古，宁识其人邪？’翻对曰：‘夫会稽上应牵牛之宿，下当少阳之位，东渐巨海，西通五湖，南暢无垠，北渚浙江，南山攸居，实为州镇，昔禹会群臣，因以命之。山有金木鸟兽之殷，水有鱼盐珠蚌之饶，海岳精液，善生俊异，是以忠臣系踵，孝子连闾，下及贤女，靡不育焉。’王府君笑曰：‘地势然矣，士女之名可悉闻乎？’翻对曰：‘不敢及远，略言其近者耳。往者孝子句章董黯，尽心色养，丧致其哀，单身林野，鸟兽归怀，怨亲之辱，白日报雠，海内闻名，昭然光著。太中大夫山阴陈嚣，渔则化盗，居则让邻，感侵退簿，遂成义里，摄养车妪，行足厉俗，自扬子云等上书荐之，粲然传世。太尉山阴郑公，清亮质直，不畏强御。鲁相山阴锺离意，禀殊特之姿，孝家忠朝，宰县相国，所在遗惠，故取养有君子之誉，鲁国有丹书之信。及陈宫、费齐皆上契天心，功德治状，记在汉籍，有道山阴赵晔，徵士上虞王充，各洪才渊懿，学究道源，著书垂藻，骆驿百篇，释经传之宿疑，解当世之槃结，或上穷阴阳之奥秘，下摅人情之归极。交阯刺史上虞綦毋俊，拔济一郡，让爵土之封。决曹掾上虞孟英，三世死义。主簿句章梁宏，功曹史餘姚驷勋，主簿句章郑云，皆敦终始之义，引罪免居。门下督盗贼餘姚伍隆，鄮莫候反。主簿任光，章安小吏黄他，身当白刃，济君於难。扬州从事句章王脩，委身授命，垂声来世。河内太守上虞魏少英，遭世屯蹇，忘家忧国，列在八俊，为世英彦。尚书乌伤杨乔，桓帝妻以公主，辞疾不纳。近故太尉上虞朱公，天姿聪亮，钦明神武，策无失谟，征无遗虑，是以天下义兵，思以为首。上虞女子曹娥，父溺江流，投水而死，立石碑纪，炳然著显。’王府君曰：‘是既然矣，颍川有巢、许之逸轨，吴有太伯之三让，贵郡虽士人纷纭，於此足矣。’翻对曰：‘故先言其近者耳，若乃引上世之事，及抗节之士，亦有其人。昔越王翳让位，逃于巫山之穴，越人薰而出之，斯非太伯之俦邪？且太伯外来之君，非其地人也。若以外来言之，则大禹亦巡於此而葬之矣。鄞大里黄公，絜己暴秦之世，高祖即阼，不能一致，惠帝恭让，出则济难。徵士餘姚严遵，王莽数聘，抗节不行，光武中兴，然后俯就，矫手不拜，志陵云日。皆著於传籍，较然彰明，岂如巢、许，流俗遗谭，不见经传者哉？’王府君笑曰：‘善哉话言也！贤矣，非君不著。太守未之前闻也。’”濮阳府君曰：“御史所云，既闻其人，亚斯已下，书佐宁识之乎？”育曰：“瞻仰景行，敢不识之？近者太守上虞陈业，絜身清行，志怀霜雪，贞亮之信，同操柳下，遭汉中微，委官弃禄，遁迹黟歙，以求其志，

高邈妙踪，天下所闻，故〔桓文林〕遗之尺牍之书，比竟三高。其聪明大略，忠直謇谔，则侍御史餘姚虞翻、偏将军乌伤骆统。其渊懿纯德，则太子少傅山阴阚泽，学通行茂，作帝师儒。其雄姿武毅，立功当世，则后将军贺齐，勋成绩著。其探极秘术，言合神明，则太史令上虞吴范。其文章之士，立言粲盛，则御史中丞句章任奕，鄱阳太守章安虞翔，各驰文檄，晔若春荣。处士卢叙，弟犯公宪，自杀乞代。吴宁斯敦、山阴祁庚、上虞樊正，咸代父死罪。其女则松阳柳硃、永宁〔翟素〕，或一醮守节，丧身不顾，或遭寇劫贼，死不亏行。皆近世之事，尚在耳目。”府君曰：“皆海内之英也。吾闻秦始皇二十五年，以吴越地为会稽郡，治吴。汉封诸侯王，以何年复为郡，而分治於此？”育对曰：“刘贾为荆王，贾为英布所杀，又以刘濞为吴王。景帝四年，濞反诛，乃复为郡，治於吴。元鼎五年，除东越，因以其地为治，并属於此，而立东部都尉，后徙章安。陽朔元年，又徙治鄞，或有寇害，复徙句章。到永建四年，刘府君上书，浙江之北，以为吴郡，会稽还治山阴。自永建四年岁在己巳，以至今年，积百二十九岁。”府君称善。是岁，吴之太平三年，岁在丁丑。育后仕朝，常在台阁，为东观令，遥拜清河太守，加位侍中，推刺占射，文艺多通。〉

子 汜等

翻有十一子。第四子汜最知名，永安初，從選曹朗為散騎中常侍，後為監軍使者，討扶嚴，病卒，〈《会稽典录》曰：汜字世洪，生南海，年十六，父卒，还乡里。孙綝废幼主，迎立琅邪王休。休未至，綝欲入宫，图为不轨，召百官会议，皆惶怖失色，徒唯唯而已。汜对曰：“明公为国伊周，处将相之位，擅废立之威，将上安宗庙，下惠百姓，大小踊跃，自以伊霍复见。今迎王未至，而欲入宫，如是，群下摇荡，众听疑惑，非所以永终忠孝，扬名后世也。”綝不怿，竟立休。休初即位，汜与贺邵、王蕃、薛莹俱为散骑中常侍。以讨扶严功拜交州刺史、冠军将军、餘姚侯，寻卒。〉汜弟忠，宜都太守。〈《会稽典录》曰：忠字世方，翻第五子。贞固幹事，好识人物，造吴郡陆机於童龀之年，称上虞魏迁於无名之初，终皆远致，为著闻之士。交同县王岐於孤宦之族，仕进先至宜都太守，忠乃代之。晋征吴，忠与夷道监陆晏、晏弟中夏督景坚守不下，城溃被害。忠子谭，字思奥。《晋阳秋》称谭清贞有检操，外如退弱，内坚正有胆幹。仕晋，历位内外，终於卫将军，追赠侍中左光禄大夫，开府仪同三司。〉聳，越騎校尉。累遷廷尉，湘東、河間太守；〈《会稽典录》曰：耸字世龙，翻第六子也。清虚无欲，进退以礼，在吴历清官，入晋，除河间相，王素闻耸名，厚敬礼之。耸抽引人物，务在幽隐孤陋之中。时王岐难耸，以高士所达，必合秀异，耸书与族子察曰：“世之取士，曾不招未齿於丘园，索良才於总猥，所誉依已成，所毁依已败，此吾所以叹息也。”耸

疾俗丧祭无度，弟昺卒，祭以少牢，酒饭而已，当时族党并遵行之。〉昺，廷尉尚書，濟陰太守。〈《会稽典录》曰：昺字世文，翻第八子也。少有倜傥之志，仕吴黄门郎，以捷对见异，超拜尚书侍中。晋军来伐，遣昺持节都督武昌已上诸军事，昺先上还节盖印绶，然后归顺。在济阴，抑强扶弱，甚著威风。〉

陸績

陸績字公紀，吳郡吳人也。父康，漢末為廬江太守。〈谢承《后汉书》曰：康字季宁，少惇孝悌，勤脩操行，太守李肃察孝廉。肃后坐事伏法，康敛尸送丧还颍川，行服，礼终，举茂才，历三郡太守，所在称治，后拜庐江太守。〉績年六歲，於九江見袁術。術出橘，績懷三枚，去，拜辭墮地，術謂曰：“ 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？ ”績跪答曰："欲歸遺母。"術大奇之。孫策在吳，張昭、張紘、秦松為上賓，共論四海未泰，須當用武治而平之，績年少末坐，遙大聲言曰："昔管夷吾相齊桓公，九合諸候，一匡天下，不用兵車。孔子曰：'遠人不服，則修文德以來之。'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，而惟尚武，績雖童蒙，竊所未安也。"昭等異焉。

績容貌雄壯，博學多識，星歷算數無不該覽。虞翻舊齒名盛，龐統荊州令士，年亦差長，皆與績友善。孫權統事，闢為奏曹掾，以直道見憚，出為鬱林太守，加偏將軍，給兵二千人。績既有躄疾，又意在儒雅，非其志也。雖有軍事，著述不廢，作《渾天圖》，注《易》釋《玄》，皆傳於世。豫自知亡日，乃為辭曰："有漢志士吳郡陸績，幼敦《詩》、《書》，長玩《禮》、《易》受命南征，遘疾遇厄，遭命不幸，嗚呼悲隔！"又曰："從今已去，六十年之外，車同軌，書同文，恨不及見也。"年三十二卒。長子宏，會稽南部都尉，次子睿，長水校尉。〈绩於鬱林所生女，名曰鬱生，適张温弟白。姚信《集》有表称之曰：“ 臣闻唐、虞之政，举善而教，旌德擢异，三王所先，是以忠臣烈士，显名国朝，淑妇贞女，表迹家闾。盖所以阐崇化业，广殖清风，使苟有令性，幽明俱著，苟怀懿姿，士女同荣。故王蠋建寒松之节而齐王表其里，义姑立殊绝之操而鲁侯高其门。臣切见故鬱林太守陆绩女子鬱生，少履贞特之行，幼立匪石之节，年始十三，適同郡张白。侍庙三月，妇礼未卒，白遭罹家祸，迁死异郡。鬱生抗声昭节，义形於色，冠盖交横，誓而不许，奉白姊妹嶮巇之中，蹈履水火，志怀霜雪，义心固於金石，体信贯於神明，送终以礼，邦士慕则。臣闻昭德以行，显行以爵，苟非名爵，则劝善不严，故士之有诔，鲁人志其勇，杞妇见书，齐人哀其哭。乞蒙圣朝，斟酌前训，上开天聪，下垂坤厚，褒鬱生以义姑之号，以厉两髦之节，则皇风穆暢，士女改视矣。 ”〉

張溫

張溫字惠恕，吳郡吳人也。父允，以輕財重士，名顯州郡，為孫權東曹掾。卒。溫少修節操，容貌奇偉。權聞之，以問公卿曰：“ 溫當今與誰為比？ ”大（司）農劉基曰："可與全琮為輩。"太常顧雍曰："基未詳其為人也。溫當今無輩。"權曰："如是，張允不死也。"征到延見，文辭占對，觀者傾竦，權改容加禮。罷出，張昭執其手曰："老夫托意，君宜明之。"拜議郎、選曹尚書，徙太子太傅，甚見信重。

時年三十二，以輔義中郎將使蜀。權謂溫曰："卿不宜遠出，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，（以）故屈卿行。若山越都除，便欲大構於蜀。行人之義，受命不受辭也。"溫對曰："臣入無腹心之規，出無專對之用，懼無張老延譽之功，又無子產陳事之效。然諸葛亮達見計數，必知神慮屈申之宜，加受朝廷天覆之惠，推亮之心，必無疑貳。"溫至蜀，詣闕拜章曰：

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，成王以幼沖隆周德於太平，功冒溥天，聲貫罔極。今陛下以聰明之姿，等契往古，總百揆於良佐，參列精這炳耀，遐邇望風，莫不欣賴。吳國勤任旅力，清澄江浒，願與有道平一宇內，委心協規，有如河水，軍事興煩，使役乏少，是以忍鄙倍之羞，使下臣溫通致情好。陛下敦崇禮義，未便恥忽。臣自（入）遠境，及即近郊，頻蒙勞來，恩詔輒加，以榮自懼，悚怛若驚。謹奉所賚函書一封。

蜀甚貴其才。還，頃之，使入豫章部伍出兵，事業未究。

權既陰銜溫稱美蜀政，又嫌其聲名大盛，眾庶炫惑，恐終不為己用，思有以中傷之，會暨艷事起，遂因此發舉。艷字子休，亦吳郡人也，溫引致之，以為選曹郎，至尚書。艷性狷厲，好為清議，見時郎署混濁淆雜，多非其人，欲臧否區別，賢愚異貫。彈射百僚，核選三署，率皆貶高就下，降損數等，其守故者十未能一，其居位貪鄙，志節污卑者，皆以為軍吏，置營府以處之。而怨憤之聲積，浸潤之譖行矣。競言艷及選曹郎徐彪，專用私情，愛憎不由公理。艷、彪皆坐自殺。溫宿與艷、彪同意，數交書疏，聞問往還，即罪溫。權幽之有司，下令曰：

昔令召張溫，虛己待之，既至顯授，有過舊臣，何圖兇丑，專挾異心！昔暨艷父兄，附於惡逆，寡人無忌，故近而任之，欲觀艷何如。察其中問，形態果見。而溫與之結連死生，艷所進退。皆溫所為頭角，更相表裡，共為腹背，非溫之黨，即就疵瑕，為之生

論。又前任溫董督三郡，指撝吏客及殘餘兵，時恐有事，欲令速歸，故授棨戟，獎以威柄。乃便到豫章，表討宿惡，寡人信受其言。特以繞帳、帳下、解煩兵五千人付之。後聞曹丕自出淮、泗，故豫敕溫有急便出。而溫悉內諸將，佈於深山，被命不至。賴丕自退。不然，已往豈可深計，又殷禮者，本占候召，而溫先後乞將到蜀，扇揚異國，為之譚論。又禮之還，當親本職，而令守尚書戶曹郎，如此署置，在溫而已。又溫語賈原，當薦卿作御史，語蔣康，當用卿代賈原，專銜賈國恩，為己形勢。揆其奸心，無所不為。不忍暴於市朝，今斥還本郡，以給廝吏。嗚呼溫也，免罪為幸！

將軍駱統表理溫曰：

伏惟殿下，天生明德，神啟聖心，招髦秀於四方，署俊乂於宮朝。多士既受普篤之恩，張溫又蒙最隆之施。而溫自招罪譴，孤負榮遇，念其如此，誠可悲疚。然臣周旋之間，為國觀聽，深知其狀，故密陳其理。溫實心無他情，事無逆跡，但年紀尚少，鎮重尚淺，而戴赫烈之寵，體卓偉之才，亢臧否之譚，效褒貶之議。於是務勢者妒者寵，爭名者嫉其才，玄默者非其譚，瑕釁者諱其議，此臣下所當詳辨，明朝所當究察也，昔賈誼，至忠之臣也，漢文，大明之君也，然而絳、灌一言，賈誼遠退。何者？疾之者深，譖之者巧也。然而誤聞於天下，失彰於後世，故孔子曰：‘為君難，為臣不易’也。溫雖智非從橫，武非虓武，然其弘雅之素，英秀之德，文章之采，論議之辯，卓躒冠群，煒曄曜世，世人未有及之者也。故論溫才即可惜，言罪則可恕。若忍威烈以赦盛德，有賢才以敦大業，固明朝之休光，四方之麗觀也。國家之於暨艷，不內之忌族，猶等之平民，是故先見用於朱治，次見舉於眾人，中見任於明朝，亦見交於溫也。君臣之義，義之最重，朋友之交，交之最輕者也。國家不嫌於艷為最重之義，是以溫亦不嫌與艷為最輕之交也。時世寵之於上，溫竊親之於下也。夫宿惡之民，放逸山險，則為勁寇，將置平土，則為健兵，故溫念在欲取宿惡，以除勁寇之害，而增健兵之銳也。但自錯落，功不副言。然計其送兵，以比許晏，數之多少，溫不減之。用之強羸，溫不下之。至於遲速，溫不後之，故得及秋冬之月，赴有警之期，不敢忘恩而遺力也。溫之到蜀，共譽殷禮，雖臣無境外之交，亦有可原也。境外之交，謂無君命而私相從，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。若以命行，既修君好，因敘己情，亦使臣之道也。故孔子使鄰國，則有私覿之禮。季子聘諸夏，亦有燕譚之義也。古人有言，欲知其君，觀其所使，見其下之明明，知其上之赫赫。溫若譽禮，能使彼歎之，誠所以昭我臣之多良，明使之得其人，顯國美於異境，揚君命於他邦。是以晉趙文子之盟於宋也，稱隨今於屈建。楚王孫圉之使於晉也，譽左史於趙鞅。亦向他國之輔，而歎本邦之臣，經傳美之以光國，而不譏之以外交也。王靖內不憂時，外不趨事，溫彈之不私，推之不假，於是與靖遂為大怨，此其盡節之明

驗也。靖兵眾之勢，干任之用，皆勝於賈原、蔣康，溫尚不容私以安於靖，豈敢賣恩以協原、康邪？又原在職不勤，當事不堪，溫數對以丑色，彈以急聲。若其誠欲賣恩作亂，則亦不必貪原也。凡此數者，校之於事既不合，參之於眾亦不驗。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，非常之智，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眾，從層宮之內，瞰四國之外，昭群下之情，求萬機之理，猶未易周也，固當聽察群下之言，以廣聰明之烈。今者人非溫既殷勤，臣是溫又契闊，辭則俱巧，意則俱至，各自言欲為國，誰其言欲為私，倉卒之間，猶難即別。然以殿下之聰睿，察講論之曲直。若潛神留思，纖粗研核，情何嫌而不宣，事何昧而不昭哉?溫非親臣，臣非愛溫者也，昔之君子，皆抑私忿，以增君明。彼獨行之於前，臣恥廢之於後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。納愚言於聖聽，實盡心於明朝，非有念於溫身也。

權終不納。

後六年，溫病卒。二弟祗、白，亦有才名，與溫俱廢。〈《会稽典录》曰：餘姚虞俊叹曰：“ 张惠恕才多智少，华而不实，怨之所聚，有覆家之祸，吾见其兆矣。 ”诸葛亮闻俊忧温，意未之信，及温放黜，亮乃叹俊之有先见。亮初闻温败，未知其故，思之数日，曰：“ 吾已得之矣，其人於清浊太明，善恶太分。 ”臣松之以为庄周云“ 名者公器也，不可以多取 ”，张温之废，岂其取名之多乎！多之为弊，古贤既知之矣。是以远见之士，退藏於密，不使名浮於德，不以华伤其实，既不能被褐韫宝，挫廉逃誉，使才映一世，声盖人上，冲用之道，庸可暂替！温则反之，能无败乎？权既疾温名盛，而骆统方骤言其美，至云“ 卓跞冠群，炜晔曜世，世人未有及之者也 ”。斯何异燎之方盛，又捻膏以炽之哉！《文士传》曰：温姊妹三人皆有节行，为温事，已嫁者皆见录夺。其中妹先適顾承，官以许嫁丁氏，成婚有日，遂饮药而死。吴朝嘉叹，乡人图画，为之赞颂云。〉

駱統

駱統字公緒，會稽烏傷人也。父俊，官至陳相。為袁術所害。〈谢承《后汉书》曰：俊字孝远，有文武才幹，少为郡吏，察孝廉，补尚书郎，擢拜陈相。值袁术僭号，兄弟忿争，天下鼎沸，群贼并起，陈与比界，奸慝四布，俊厉威武，保疆境，贼不敢犯。养济百姓，灾害不生，岁获丰稔。后术军众饥困，就俊求粮。俊疾恶术，初不应答。术怒，密使人杀俊。〉統母改適，為華歆小妻，統時八歲，遂與親客歸會稽。其母送之，拜辭上車，面而不顧，其母泣涕於後。御者曰：「夫人猶在也。」統曰：「不欲增母思，故不顧耳。」事適母甚謹。時饑荒，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，統為之飲食衰少。其姊仁愛

有行，寡歸無子，見統甚哀之，數問其故。統曰：「士大夫糟糠不足，我何心獨飽!」姊曰：「誠如是，何不告我，而自苦若此？」乃自以私粟與統，又以告母，母亦賢之，遂使分施，由是顯名。

孫權以將軍領會稽太守，統年二十，試為烏程相，民戶過萬，咸歎其惠理。權嘉之，召為功曹，行騎都尉，妻以從兄輔女。統志在補察，苟所聞見，夕不待旦。常勸權以尊賢接士，勤求損益，饗賜之日，可人人別進。問其燥溼，加以密意，誘諭使言，察其志趣，令皆感恩戴義，懷欲報之心。權納用焉。出為建忠中郎將，領武射吏三千人。及淩統死，復領其兵。

是時徵役繁數，重以疫癘，民戶損耗，統上疏曰：

臣聞君國者，以據疆土為彊富，制威福為尊貴，曜德義為榮顯，永世胤為豐祚。然財須民生，彊賴民力，威恃民勢，福由民殖，德俟民茂，義以民行，六者既備，然後應天受祚，保族宜邦。書曰：『衆非后無能胥以寧，后非衆無以辟四方。』推是言之，則民以君安，君以民濟，不易之道也。今彊敵未殄，海內未乂，三軍有無已之役，江境有不釋之備，徵賦調數，由來積紀，加以殃疫死喪之災，郡縣荒虛，田疇蕪曠，聽聞屬城，民戶浸寡，又多殘老，少有丁夫，聞此之日，心若焚燎。思尋所由，小民無知，既有安土重遷之性，且又前後出為兵者，生則困苦無有溫飽，死則委棄骸骨不反，是以尤用戀本畏遠，同之於死。每有徵發，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。小有財貨，傾居行賂，不顧窮盡。輕剽者則迸入險阻，黨就羣惡。百姓虛竭，嗷然愁擾，愁擾則不營業，不營業則致窮困，致窮困則不樂生，故口腹急，則姦心動而攜叛多也。又聞民間，非居處小能自供，生產兒子，多不起養；屯田貧兵，亦多棄子。天則生之，而父母殺之，既懼干逆和氣，感動陰陽。且惟殿下開基建國，乃無窮之業也，彊鄰大敵非造次所滅，疆埸常守非期月之戍，而兵民減耗，後生不育，非所以歷遠年，致成功也。夫國之有民，猶水之有舟，停則以安，擾則以危，愚而不可欺，弱而不可勝，是以聖王重焉，禍福由之，故與民消息，觀時制政。方今長吏親民之職，惟以辦具為能，取過目前之急，少復以恩惠為治，副稱殿下天覆之仁，勤恤之德者。官民政俗，日以彫弊，漸以陵遲，勢不可久。夫治疾及其未篤，除患貴其未深，願殿下少以萬機餘閒，留神思省，補復荒虛，深圖遠計，育殘餘之民，阜人財之用，參曜三光，等崇天地。臣統之大願，足以死而不朽矣。

權感統言，深加意焉。

以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，遷偏將軍。黃武初，曹仁攻濡須，使別將常雕等襲中洲，統與嚴圭共拒破之，封新陽亭侯，後為濡須督。數陳便宜，前後書數十上，所言皆善，文多故不悉載。尤以占募在民間長惡敗俗，生離叛之心，急宜絕置，權與相反覆，終遂行之。年三十六，黃武七年卒。

陸瑁

陸瑁字子璋，丞相遜弟也。少好學篤義。陳國陳融、陳留濮陽逸、沛郡蔣纂、廣陵袁迪等，皆單貧有志。就瑁游處，〈迪孙晔，字思光，作《献帝春秋》，云迪与张纮等俱过江，迪父绥为太傅掾，张超之讨董卓，以绥领广陵事。〉瑁割少分甘，與同豐約。及同郡徐原，爰居會稽，素不相識，臨死遺書，托以孤弱，瑁為起立墳墓，收導其子，又瑁從父績早亡，二男一女，皆數歲以還，瑁迎攝養，至長乃別。州郡辟舉，皆不就。時尚書暨艷盛明臧否，差斷三署。頗揚人暗昧之失，以顯其謫。瑁與書曰："夫聖人嘉善矜愚，忘過記功，以成美化。加今王業始建，將一大統，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，若令善惡異流，貴汝穎月旦之評，誠可以厲俗明教，然恐未易行也。宜遠模仲尼之泛愛，中則郭泰之弘濟，近有益於大道也。"艷不能行，卒以致敗。

嘉禾元年，公車征瑁，拜議郎、選曹尚書。孫權忿公孫淵之巧詐反覆，欲親征之，瑁上疏諫曰：

臣聞聖王之御遠夷，羈縻而已，不常保有，故古者制地，謂之荒服，言慌惚無常，不可保也。今淵東夷小丑，屏在海隅，雖托人面，與禽獸無異。國家所為不愛貨寶遠以加之者，非嘉其德義也，誠欲誘納愚弄，以規其馬耳。淵之驕黠，恃遠負命，此乃荒貊常態，豈足深怪？昔漢諸帝亦嘗銳意以事外夷，馳使散貨，充滿西域，雖時有恭從，然其使人見害，財貨並沒，不可勝數。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，欲越巨海，身踐其土，群臣愚議，竊謂不安。何者？北寇與國，壤地連接，苟有間隙，應機而至。夫所以越海求馬，曲意於淵者，為赴目前之急，除腹心之疾也；而更棄本追末，捐近治遠，忿以改規，激以動眾，斯乃猾虜所願聞，非大吳之至計也。又兵家之術，以功役相疲，勞逸相待，得失之間，所覺輒多。且沓渚去淵，道裡尚遠，今到其岸，兵勢三分，使強者進取，次當守船，又次運糧，行人雖多，難得悉用。加以單步負糧，經遠深入，賊地多馬，邀截無常。若淵狙詐，與北未絕，動眾之日，唇齒相濟。若實孑然無所憑賴，其畏怖遠迸，或難卒滅。使天誅稽於朔野，山虜承間而起，恐非萬安之長慮也。

權未許。瑁重上疏曰：

夫兵革者，固前代所以誅暴亂，威四夷也，然其役皆在奸雄已除，天下無事，從容廟堂之上，以餘議議之耳。至於中夏鼎沸，九域槃互之時，率須深根固本，愛力惜費，務自休養，以待鄰敵之闕，未有正於此時，捨近治遠，以疲軍旅者也。昔尉佗叛逆，僭號稱帝，於時天下乂安，百姓殷阜，帶甲之數，糧食之積，可謂多矣，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，重興師旅，告喻而已。今兇桀未殄，疆場猶警，雖蚩尤，鬼方之亂，故當以緩急差之，未宜以淵為先。願陛下抑威住計，暫寧六師，潛神嘿規，以為後圖，天下幸甚。

權再覽瑁書，嘉其詞理端切，遂不行。

初，瑁同郡聞人敏見待國邑，優於宗脩，惟瑁以為不然，後果如其言。赤烏二年，瑁卒。子喜亦涉文籍，好人倫，孫皓時為選曹尚書。〈《吴录》曰：喜字文仲，瑁第二子也，入晋为散骑常侍。瑁孙晔，字士光，至车骑将车、仪同三司。晔弟玩，字士瑶。《晋阳秋》称玩器量淹雅，位至司空，追赠太尉。〉

吾粲

吾粲字孔休，吳郡烏程人也。〈《吴录》曰：粲生数岁，孤城妪见之，谓其母曰：“是兒有卿相之骨。”〉孫河為縣長，粲為小吏，河深奇之。河後為將軍，得自選長吏，表粲為曲阿丞，遷為長史，治有名跡。雖起孤微，與同郡陸遜、卜靜等比肩齊聲矣。孫權為車騎將軍，召為主簿，出為山陰令，還為參軍校尉。

黃武元年，與呂范、賀齊等俱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口。值天大風，諸船綆紲斷絕，漂沒著岸，為魏軍所獲，或覆沒沉溺，其大船尚存者，水中生人皆攀緣號呼，他吏士恐船傾沒，皆以戈矛撞擊不受。粲與黃淵獨令船人以承取之，左右以為船重必敗。粲曰："船敗，當俱死耳！人窮，奈何棄之。"粲、淵所活者百餘人。

還，遷會稽太守，召處士謝譚為功曹，譚以疾不詣，粲教曰："夫應龍以屈伸為神，鳳皇以嘉鳴為貴，何必陷形於天外，潛鱗於重淵者哉？"粲募合人眾，拜昭義中郎將，與呂岱討平山越，入為屯騎校尉、少府，遷太子太傅。遭二宮之變，抗言執正，明嫡庶之分，欲使魯王霸出駐夏口，遣楊竺不得令在都邑。又數以消息語陸遜，遜時駐武昌，連表諫爭。由此為霸、竺等所譖害，下獄誅。

朱據

朱據字子范，吳都吳人也。有姿貌膂力，又能論難。黃武初，征拜五官郎中，補侍御史。是時選曹尚書暨艷，疾貪污在位，欲沙汰之。據以為天下未定，宜以功覆過，棄瑕取用，舉清厲濁，足以沮勸，若一時貶黜，懼有後咎。艷不聽，卒敗。

權咨嗟將率，發憤歎息，追思呂蒙、張溫，以為據才兼文武，可以繼之，自是拜建義校尉，領兵屯湖孰。黃龍元年，權遷都建業，征據尚公主，拜左將軍，封雲陽侯。謙虛接士，輕財好施，祿賜雖豐而常不足用。嘉禾中，始鑄大錢，一當五百。後據部曲應受三萬緡，工王遂詐而受之，典校呂壹疑據實取，考問主者，死於杖下，據哀其無辜，厚棺斂之。壹又表據吏為據隱，故厚其殯。權數責問據，據無以自明，藉草待罪。數月，典軍吏劉助覺，言王遂所取，權大感寤，曰：“朱據見枉，況吏民乎？”乃窮治壹罪，賞助百萬。

赤烏九年，遷驃騎將軍。遭二宮構爭，據擁護太子，言則懇至，義形於色，守之以死，〈殷基《通语》载据争曰：“臣闻太子国之本根，雅性仁孝，天下归心，今卒责之，将有一朝之虑。昔晋献用骊姬而申生不存，汉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。臣窃惧太子不堪其忧，虽立思子之宫，无所复及矣。”〉遂左遷新都郡丞。未到，中書令孫弘譖潤據，因權寢疾，弘為詔書追賜死，時年五十七。孫亮時，二子熊、損各復領兵，為全公主所謂，皆死。永安中，迫錄前功，以熊子宣襲爵雲陽侯，尚公主。孫皓時，宣至驃騎將軍。

【評】

評曰：虞翻古之狂直，因難免乎末世，然權不能容，非曠宇也。陸績之於揚《玄》，是仲尼之左丘明，老聘之嚴周矣；以瑚璉之器，而作守南越，不亦賊夫人歟！張溫才藻俊茂，而智防未備，用致艱患。駱統抗明大義，辭切理至，值權方閉不開。陸瑁篤義規諫，君子有稱焉。吾粲、朱據遭罹屯蹇，以正喪身，悲夫！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